

採

訪

十

八

年

汪清澄

學體育是我的本行，幹新聞記者却是半路出家。最初，本是客串性質，但由於我對這行有濃厚的興趣，「記者」反而成了主要職業，沒想到一轉眼十八年就過去了。

也許一般人心目中，總認為體育系出身的人不過是整天在運動場上跑跑跳跳、打打籃球、踢足球、翻翻槓子而已。可是，在大學四年，我從沒敢忘記，除了學習各種運動技能之外，還時時刻刻利用機會充實自己。

回憶我在母校中央大學唸書，大一在柏溪，大二在沙坪壩，大三隨校復員回到南京，課餘總和幾位同學相約，抱著書本到圖書館閱覽室，埋首研讀。在這種「學」「術」並重的環境陶冶之下，母校體育系畢業的同學，不但在運動技能上各有專長，做事熱誠負責，而且內在充實，在社會上，亦受人敬重。

在學校裏，我的國文算是差勁的一個，照理畢業後不宜擔任搖筆桿的工作，但是，卅八年七月來臺後，先後在屏東中學、成功中學及臺灣大學任教期間，每天授課之餘，空暇時間很多，爲了排遣時間，對於體育評論及撰寫新聞產生濃厚

興趣，遇有機會即爲各報效力，不計報酬，志在學習，有時毛遂自薦，爭取學習的機會。母校沒有設新聞系，我也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就憑在母校學習的體育知識和粗淺的經驗。四十一年中華日報創刊體育版，應聘爲體育記者，任職一年半。在這期間，我一方面閱讀有關新聞寫作的書籍，一方面也增進許多專門知識，遂於四十三年應中央通訊社聘請，擔任現職。

今天在國內採訪體育新聞的記者達四十餘人，但具有十年以上經驗的，却只有小弟一人，因此，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臺北市體記聯誼會改選會長，在我未出席競選情況下，竟被推選爲會長，真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十八年來體記的採訪生涯中，值得回憶的事很多，今略記數則如下：

一、一九六四年東京舉行第十八屆奧運會，當時朱裕厚學長任中華籃球代表隊教練，球隊經數月苦練，正欲赴橫濱參加會外賽之際，突有不明國際體壇情況人士，在決策會議中，發表言論，認爲我正名問題尚待解決，而橫濱會外賽必用「臺灣」名義參加，這無異自己先承認「臺灣」

名稱，何用再爭取正名呢？爲避免增加將來正名困難，故主張不參加會外賽。於是，會議作了不參加奧運會外賽的決定。這消息傳出，無異給操練已久的中華隊球員們澆一盆冷水。而事實上，參加橫濱奧運會外賽，與我爭取正名並無關連，因正名案是由國際奧會決定的，奧運籃球賽是由國際籃球協會管理，國際奧會與國際籃協僅是互相合作辦理奧運，彼此各自獨立，並無隸屬關係，爲了這個不成理由的理由，竟輕率決定不參加比賽，剝奪中華籃球隊球員觀摩進取的機會，實爲不智。

於是當時體協總幹事牛炳鑑老師與世運籌備會總幹事周中勛及籃球委員會總幹事劉北正，要我執筆寫幾條理由申覆，我記得共擬了八、九點理由，主張應參加會外賽，我把申覆的理由書草擬好後，大家已出外吃晚飯，我因爲要趕去中央社上班，不能守候，故將原稿放在牛總幹事辦公桌的玻璃板下，不料有某報社名記者來體協採訪，見辦公室無人值班，四處瀏覽，他發現了原稿，認爲是一大新聞，竟一字不漏，原文照抄，並於第二天以特稿姿態並署名發表，後來，雖然會議通

過參加比賽，但體協理事長楊森先生曾指責秘書保密密不週，不應事先把消息外洩。在這件申覆公文未送出前，我爲了研究所擬理由是否充實，曾向體協秘書索取原稿一閱，但遭秘書拒絕，他的理由是：我是記者，他怕再出紕漏，但是，他不知這份申覆書是我「捉刀」的。真使我啼笑皆非。

二、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各報記者一致看好楊傳廣，認爲他得十項運動的金牌絕無問題，中央社在全世界各地都設有通訊網，我根據西德來的消息，知道西德特別訓練十項好手達三十多人，其中有二、三人成績最爲突出，可與楊傳廣抗衡，而且國際田徑協會宣佈十項運動將使用新計分法，對楊傳廣特長的撐竿跳高分數降低，於楊極爲不利，因此，我賽前對傳廣的估計，持審慎的態度，下筆從不敢用「楊傳廣必得金牌」、「金牌爲楊傳廣囊中物」等字眼，後來傳廣果因體力不繼，反應遲鈍，無力與西德選手競爭，敗下陣來退居第五，當時曾有位對傳廣估價甚高，抱最大希望的體育記者，因爲判斷錯誤，自認跌了眼鏡，感到十分失望竟在東京奧運會場上抱頭痛哭！

在這次採訪中，各報記者爲了爭取獨家新聞，曾展開了一場採訪戰。

由於某報記者，向日本的共同新聞社取得聯絡買了一些新資料，撰發幾則獨家消息，使得採訪奧運的其他各報記者挨了臺北總社的官腔，就聯合起來對付他，一天晚上，知道他在室外走廊徘徊，就故意在寢室內假裝給臺北通長途電話報告新聞，大聲說給他聽：「紀政因傷腿，明天不

能出場，所參加的五項運動中，跳遠及二百公尺決定放棄。」該記者竟信以爲真，馬上撰寫電報打回臺北。第二天，某報果然出現不實的獨家新聞，聯合陣線的一羣體記見了那位記者都異口同聲哈哈大笑說：「今天老兄又發獨家了吧！」那位仁兄才知道了洋當。

三、兩年後採訪在曼谷舉行的第五屆亞洲運動會，紀政因扭傷膝蓋關節，確實不能繼續參加五項比賽，一些不明實際情況的同業，以爲紀政和教練在耍花槍，有意搗鬼，加上語言與態度上的誤會，幾乎與瑞典教練上演三本「鐵公雞」，從此使紀政與記者之間的感情弄得壞極了。當時，我在看臺上，見輪到紀政比賽時間已到，尚未出場，才知出了岔子，連忙趕去看個究竟，這一幕好戲已收場了。

我因爲與紀政關係不錯，幾年來紀政的消息多由中央社包辦，因此有人吃醋，亂放空氣，說紀政創造新紀錄的新聞都是中央社捏造的。如果紀政真有好成績，爲什麼五屆亞運還有兩項金牌不去爭取呢？現在的事實是最好的說明，過去一切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由於一直與紀政，瑞典保持良好的公共關係，無形中佔了很多便宜，所以，凡是有關她的消息，無論她在美國、加拿大、牙買加或其他地區比賽，都由各地中央社分社或由她寄信給我發稿，爲讀者們做詳盡的服務，衷心深感快慰。

去年紀政應西歐六國邀請，擬遠征歐洲，但是爲了一千五百美元旅費無着，來信與我商量，是否可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爲她設法籌款。我

收到她的信馬上向楊森理事長請示，楊理事長認爲這個數字不大，可請幾位工商界有力人士吃飯，由大家捐助一點，就可解決。經研究結果，認爲「雙管齊下」比較有把握。於是，一方面先以公文呈教育部請行政院補助，如果沒有結果，再來請客，結果教育部批准了一千二百美元。剩下三百美元的差額，我想起紀政在民國五十二年赴美深造時，曾由臺北市中央國際獅子會補助旅費。於是，打電話給獅子會長趙楓，請他大力幫助，一向熱心提倡體育的趙會長立即答應沒有問題。

紀政有了旅費於去年七月十五日從美國出發，在英國倫敦愛爾蘭的都柏林、威爾斯的加地夫、義大利的賽埃納、比切諾、日本東京、新瀉等地參加了七次比賽，橫掃歐亞兩洲，所向無敵得了十七項冠軍，成績一項平世界紀錄，三項創亞洲及全國新紀錄。她在各地比賽，極受歡迎，也贏得了友邦的友誼和好感。去年九月回國，總統與夫人曾特別召見，對她優異的表現深表嘉許。教育部長鍾皎光、體協理事長楊森及中華嘉新體育基金會都給她特別獎，表示鼓勵。

我對於能協助完成紀政遠征歐洲的願望，實現教練瑞典的訓練計劃，而她又很爭氣，到處爲國家爭取榮譽，內心感到非常愉快！

敬請 批評 指教
歡迎 訂閱 投稿